

新媒体环境下“戏剧化理论”的呈现与表演

江 元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武汉 430081

摘 要: 本文以新媒体环境为视角,探讨了互联网时代网络平台的特性,进而对欧文·霍夫曼表演艺术的传播思想在互联网技术及电脑中介化普及下自个体呈现的方式,即个体真实身份,及其技术可供性乃至带来的语境坍塌方面的变化,作出了系统的分析和阐述。

关键词: 自个体呈现; 真实身份; 技术可供性; 语境坍塌

The present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dramatic theory”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Jiang Yuan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bei, Wuhan, 430090

Abstract: From vision of Neo-media,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characters of on-line platforms at age of Internet, and systematic evaluation and presentation on the approach and characters of self-emergence, namely actual identity, and technical availability with the shifts in context deformity over the transmission theory by Owen Hoffman at time of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et support and computer assistance.

Keywords: self-emergence actual identity technical availability context deformity

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中说:这个世界是一个舞台,每个人都是演员。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Owen Hoffman,在《日常生活中的自个体呈现》一书中回应了莎翁的名言,提出了拟剧理论The Theory of Operasimulation,即通过用戏剧艺术来解释个体们的日常交往,生活就是舞台,个体即演员,通过各种表演手段的展现,袒露真实的人性化自我。根据欧文·戈夫曼的核心观点,身份是一种日常的自我呈现。人们在不同的场所和不同的人面前会有不同的身份特质。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伴随着网络社交渐渐成为个体们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线上交流在人际交往中扮演了愈加重要的角色,在不同网络平台有不同的身份特质。本文用微信和(哔哩哔哩)作为例子来阐述每个人在虚拟网络上的不同身份特质。

微信是腾讯公司在2011年推出的一个即时信息的智能应用程序,满足了人们线上联系的需求。在微信上,每个人只需要线上的“朋友”,包括了不同的群体,他们通常是在线下面对面时添加对方的微信账号,一般不会

通过网上信息直接添加陌生人的账户。同样,哔哩哔哩作为一个视频分享平台,它提供了评论和观看同时发生的技术支撑,使上传者 and 观众交能形成互动。哔哩哔哩通过制作和发布一些vlogs和虚拟视频在这个平台上充分展现出个体想呈现的内容。

一、微信上个体-“个体”的塑造

在微信上,为了达成一个真实的身份,通过一些技术支撑的构建和管理了自身的微信平台去完成自个体的自定义和个性化。首先,“真实身份”指的是真实的信息和真实的人,为达此效果,首先由于观众构成的真实性,所以要利用真实信息建构微信上的图像,一般采用本人的照片作为自己的微信虚拟头像,同样,微信昵称也是采用自己的真实姓名,这样做高度契合了戈夫曼提出的“戏剧理论”。在微信上“个体”属于在“前台”,所谓前台,便是“个体表演中以一般的和固定的方式有规律地为观察者定义情境的那一部分”,是“个人在表演期间有意无意使用的,标准的表达性装备”。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给每个人提供了一个方便快捷的“前台”,“演

员”和“观众”突破了传统戏剧舞台在时空方面的局限，不再拘泥于对场景和演员的各种限制。在网络社交模拟市场上，个体表达自我观点时，可以思考，编辑，调整，最终在模拟市场分享“陈列”或“展示”个体们的数字痕迹（imprint），这意味着真实性是需要精心构建的；其次，“个体”在微信上的“聊天”功能建构和管理一个看似真实的身份，形成了一个印象管理，个体通过和不同的网络个体进行沟通，而且聊天的内容是线下会反复利用，甚至是利用电脑介质进行再加工，例如“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分享一下”等，让对方感受到“个体”线上和线下是一个身份，这样离“个体”要展现的身份真实度更近一步；再次个体通过在“朋友圈”发布一些图片和文字来塑造个体的丰富的个人形象，从而加强了印象管理的行为。

此外，“个体”会通过微信上提供的功能，如“点赞”和“评论”与个体的用户互动。在社交媒体的自个体呈现中，个体们所上传的图文，照片和视频都是精心编辑整理，在分享的过程中，个体满足了自己被重视，被认可，被崇拜的需要，个体们对自己的形象有了更多的掌控力。然而，有些时候个体们想发布一些“瞬间”时会出现“context deformity”（社交情景崩塌、语境坍塌）。Marwick解释了表演崩塌的含义是想让一小部分人知道的信息被一大部分人看到了，就出现了语境坍塌。从“隐形观众”（不可见）理论受启发，当个体进行在线展示时，并非需要所有观众都是可见的。所以第二种方法可以设定“个体的好友”可见权限，让那些能影响到个体的人（父母，普通朋友）不被包含在名单中，剩下的密友通常是和个体频繁线上线下聊天的人们，这是一种多样性的设置，进行有选择的分组可以方便上传者尽情的情感流露，真实地展现传达所要表达的内容。同时，满足了观众对于其他个体生活的好奇心。微信中的个体朋友圈里展示出来的动态信息，以流水线的方式生动呈现。

二、微信和哔哩哔哩对个人形象以及内涵的不同展示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微信是一个即时信息平台（前台），因为微信主要以通讯为目的社交软件，在作品创作方面受到了技术局限，只能让“个体”充分展现了一个真实形象，而不能满足本人分享个人的长视频创作。哔哩哔哩则填补了这个空缺，能展示的完美的个人形象（即后台）。表演者也非每时每刻都处在“社会性自我约束”中，在这里，他们可以肆意地放松身心，袒露他们的“人性化自我”。然而，戈夫曼的理论讨论了一个人

有多少社交身份就取决于他关心多少个不同群体的看法。所以为了实现更多元化的自己，大多数人选择在哔哩哔哩上发布作品与观众互动。

在哔哩哔哩上，个体通过“认知管理”和“社交构建”来实现个体的完美个人形象展示。个体想在哔哩哔哩上成为一个有趣的uploader（生活上传者）。进一步说，有两种语境内涵影响了个体构建身份，第一种情况是个体作为平台的内容提供者，首先，个体享受了哔哩哔哩提供的affordance功能——包括允许使用虚拟头像，虚拟ID，发布视频创作，个人形象等定制个体的“主页”。这些技术帮助个体在视觉上展现出个体所要表达的信息内容的自主性。例如，个体在哔哩哔哩上传的视频基本上关于vlogs，展现出“个体”是一个爱生活的人。为了让“个体”的上传者形象有神秘感，个体把化身设置成一个和个体很相似的虚拟人物形象，让更多人对个体的作品产生兴趣。因为表演者都倾向于呈现理想化的表演使形象和角色契合，通过媒介的帮助个体可以更方便传播自己的想法。

从认知的角度想象出网络平台观众的反应，这意味着个体想象一群没有真正阅读过个体的视频的观众会有什么反应。这些“想象的受众”比形象更重要，因为平台需要与观众的互动，以第三方身份去评价作品。这对于个体来说是一个快速成长的过程，因为个体的观众不再是微信这种通过线下建立的，在哔哩哔哩上的观众是未知的。而且，当个体的账户“公共”的时候，所有用户包括第三方平台用户都可以查阅到个体的视频，并且也可以分享个体的视频在第三方平台上。这是一个可以预测到参与式文化，用户和上传者之间的互动通过平台的支持形成交互作用。第二种语境内涵是个体作为一个观众去观欣赏别人的视频，个体通常会“点赞”和发布Danmaku（弹幕）表达个体的参与。Danmaku（弹幕）是哔哩哔哩一个支撑功能用于实时评论在视频画面中而不是在评论里，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更直接和观看视频的人互动。同时（弹幕）可以改变字体颜色，比如个体可以用红色让别人快速看到个体的Danmaku。在哔哩哔哩中个体比微信更多在于注重个体的需求，因为微信作为一个稳定线上线下的必需品无法满足个体的创作发展，换言之，哔哩哔哩是个体精挑细选后的碎片化生活满足了自我呈现，与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就会避免微信出现的语境坍塌context collapse。

三、线上“戏剧化”的个体因素

微信和哔哩哔哩在展现个人身份特点时的差异是显

而易见的。戈夫曼强调身份是灵活多变的，人们擅长面对不同观众和语境适当改变自个体呈现的方式。个体通过在平台上与观众互动并且同时管理多个观众来建构个体的线上形象（在线身份）。考虑到个体在微信和哔哩哔哩有不同的客户群，个体所扮演的角色也大相径庭。首先，在微信上观众都是在线下认识的人，并且个体通过填写真实信息来增添真实感。这些精心准备的个人信息其目的是表达了一个明确的展现真实自我的行为。其次，因为受到微信上的功能限制（没有长视频功能），缺乏专业的剪辑技能。然而，哔哩哔哩的平台特征刚好需要原创视频的发布，哔哩哔哩可以展示树立一个上传者的形象。通过想象的受众概念（假想观众），在发布视频之前预测了点击量以及和观众互动的情景，把每一次视频投放都当作是呈现理想化的表演。第三，个体使用身份的时间段是不一样的。身份不仅是社交需要构建的，而且是随着时间而变动。在微信上互动是需要花时间经营这份关系。因此，虽然微信限制了个体创作长视频的机会，通过分享照片展现真实的自己。然而，哔哩哔哩使个体更轻松自主地展现了完美自我形象。

拥有多个在线身份实现了戈夫曼提及的前后台理论。微信对于个体来说是一个前台。个体通过互动和分组管理尽量减少 context collapse 的出现。因此，在微信上的个体是一个 static identity（静态的身份）也是一个真实的身份。另一方面，个体建构个体的哔哩哔哩身份是一个理想的视频传输者，印证了戈夫曼的身份是动态的。哔哩哔哩平台的发展使一个观众跃居到拥有上传者

的标。其理想状态是继续在哔哩哔哩上发布视频来获取粉丝。第三点，个体受 Maslow 需求层次理论的启发，个体认为个体在哔哩哔哩可以达成自个体实现。在 Maslow 理论中，个体实现在最顶端，也就是说要有低需求被满足的前提才会拥有高层次的需求。结合戈夫曼的思想理论，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是表演者及其具有呈现理想化的表演形式。因此，个体在 WeChat 上满足了基础的沟通联系，由于受到平台技术的限制没有成功实现个体的“演出”自我呈现。为了印证 Maslow 自我实现即完成一个潜在的“被满足的身份”。在哔哩哔哩的平台上理想化身份满足了个体在精神上的需求。

总而言之，鉴于戈夫曼的理论，个体（个体）在不同语境情景内涵下和不同观众中扮演不同角色。个体的多重身份使得个体在网络社交中更具表演性和表演欲望，实现了线上线下真实度和精神的完美契合。同时，与多个网络形象之间保持自个体平衡可以避免情感崩塌，促进自主个性化发展。

参考文献：

- [1]欧文·霍夫曼（2016）：《日常生活中的自个体呈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Hogan, B.(2010).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Distinguishing performances and exhibitions online, 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30(6),377-386
- [3]洪俊浩.传播学新趋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